

## 『三会』之后不喝酒

梁牛

据媒体报道,山东德州市召开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三会)之前,市纪委、市监察局专门发出《关于严肃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期间有关纪律的通知》。因此,会议期间,所有与会代表、委员均在驻地餐厅内吃自助餐,餐桌上没有任何烟酒供应。一时竟传为佳话。

如今,各地的“三会”都已闭幕,老百姓关心的是这样“禁酒令”还能延续“生命力”吗?也就是说,在今后的日子里,各地政府部门的工作日午餐和一般公务接待还能继续禁酒吗?其实,近几年来,一些地方就频频颁布过一个又一个的“禁酒令”。“开会不准喝酒”、“公务人员“工作日午餐不准喝酒”、“公务接待不准喝酒”,等等。但雷声常响,收效甚微,公款吃喝仍是顽症。

为什么德州要“三会不喝酒”呢?因为不喝酒才能保证代表委员集中精力开好会议,积极参政议政,充分履行代表委员的神圣职责。那么,公务人员工作日午餐禁酒不也是一样的道理吗!既然“三会不喝酒”,大凡公款接待的许多会议是不是也应该不喝酒呢!

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公仆,除去特殊的需要,一切会议和公务接待都应该从简。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廉洁从政的必须。四菜一汤的工作餐现在都没人好意思提了,其实工作餐这样的标准已经够高了。工作餐,顾名思义,不就是在机关食堂吃的一顿普通的午餐吗?

假如我们连这样起码的“廉洁工作餐”都不能接受,遑论其他啊!



小区自行车存放棚旁边搭着一间七八平方米的破屋:木板当墙、瓦楞板作瓦。从窗口望进去,里面除了一张小桌,其余空间被一些纸箱杂物充塞得满满当当。半空中搭着木板,开一个口子,仿佛是阁楼,但空间高度约一尺,人只能爬着进出。

小屋里住着看自行车棚的一家三口,夫妇俩看上去五十多岁的模样,两人脸色黧黑,皱纹纵横,饱经风霜。一个男孩,大约在读中学,身子瘦长。一家人平时不声不响,迎面看见居民,只是点头致意。

因为屋子的狭窄憋气,只要不刮风下雨,一家三口大都在室外呆着。时常看到女的蹲在一个腰形的塑料盆前洗衣服被子。冬天,捋起双袖的胳膊被寒风吹得通红。那个男孩,总是坐在一张小凳上,面前放一张方凳当桌子,身子趴在狭小的面积上写字看书。晚上,车棚门上有一盏灯,那个男孩就坐在灯光下做功课。存放助动车的人进进出出,他却丝毫不觉。

这户人家十分喜欢养花,绕着屋子,放一圈花盆:蔷薇、海棠、美人蕉、山茶、菊花……一年四季,花事不断。他们在车棚门口还砌一个水泥池,里面种牵牛花。夏天,牵牛花沿着引线,在车棚入口处形成一道拱门。一朵朵紫色的喇叭花,朝着进进出出的居民,笑意盈盈。他们在小屋门前,又砌个砖槽,搭个架子,种了一株藤萝。藤萝开花时,只见紫色的花在藤上挨挨挤挤,形成一道帘子,将他们住的一间屋掩映其中。

于是,自行车车棚四周时常飘逸着幽幽花香,飞舞着蜜蜂蝴蝶,洋溢着勃勃生机。姹紫嫣红间,一间破屋也显得别有一番风致。

那天,我问主人:“花开得那么好,怎么种的?”他们笑笑说:用心照料就是了。花不开的时候,不要等不及,过分地浇水施肥。要耐心等,花总会开。”

如今,每年中考高考牵动着家家户户的心。多年来,每当考完试,小区大门口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小区里考上重点中学和本院校的学生名字,给小区居民一种荣誉和激励。去年,电子屏幕上显示出考上清华大学的名字。小区轰动了,纷纷打听是哪户人家的孩子。结果出人意料,竟是那看车棚人家的儿子。

进出车棚的居民发现,看车人的花事愈加盛了,特别是那株藤萝,紫色的花密密地连缀在一起,形同一匹飞流直下的瀑布。“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上带着尖端的船”(宗璞《紫藤萝瀑布》),在一片微微起伏的绿叶上,破浪勇进……

那天,春寒料峭。我背着相机漫步在上海动物园的天鹅湖畔。清澈的湖水泛起了粼粼波浪。一眼望去,成双成对的天鹅在开阔的湖面上,优哉游哉、戏水玩耍。如此温馨祥和的景象,不禁勾起了我的遐想。

传说中,天鹅是有情有义的鸟类。它们恪守“一夫一妻制”,对爱情忠贞不渝、终身相守。如果一只遭遇不幸,另一只往往也会悲伤地逝去。因而,大自然中由天鹅们演绎的凄美故事,常被人们传为佳话。

观赏着湖中戏水的一对对天鹅,我



## 「心心相印」

凌佩江

七夕会  
摄影故事

在湖边静静地等待,以寻觅天鹅入镜的精彩身影。

此时,一对黑天鹅由远而近,渐渐地进入了我的视野。只见它俩影不离,时而低头捕食水中的小鱼,时而扑打着水面。突然间,这对黑天鹅的头部慢慢地靠拢了,双双弯曲的颈部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形图案,两个鲜红的长喙相吻在一起,周围则漾起了层层涟漪……

好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妙瞬间啊!我赶紧按动快门,定格了这对黑天鹅伉俪的最佳靓影。

有人驾驶承受极限的种种约束,倒飞、翻腾和斜倾成了常态。它的起飞、降落靠3个轮子滑行,不过,这无需人的控制,由计算机自主完成。

“翼龙”舱内,藏有搜索、侦察情报的高端照相机、摄影机以及激光照射目标/测距系统,再发挥它低空近距离超长时间、重复监测的优势,获取丰富的高清图像、资料的本领能胜过有人侦察机。它可将采集的数据整理、传送或存贮,作为攻击目标的依据。

它翅膀下两个细长型的精确制导炸弹惹人注目,每个约100千克,一旦接到来自远在千里外的地面站指令,可立刻发动攻击。未来战争中,它将与人驾驶飞机并肩协同作战,联网编队飞行,成为一支实力非凡的生力军。

“翼龙”还是防恐斗争的尖兵,边防巡逻的好帮手,民用方面也大有用武之地:开展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地质勘探,灭火防灾……它比起美国的“捕食者”,一样有强大的威力、出色的性能,成本却低得多,因此更赢得国内外的一片好评。看好我们的“翼龙”!

## 中国“翼龙”

黄建国

前不久的新加坡世界航展上,中国“翼龙”的露面引来了蜂拥人群的围观和赞许的目光。自始至终,它宛若星光闪烁,被誉为这次航展中的两大明星之一。

“翼龙”有如炮弹般粗壮的机身,中间镶嵌一对平直、狭长的机翼,没有突出的驾驶舱,光滑而流畅,飞行阻力小。一看那为飞机提供大升力的硕大翅膀,便知这是一架中、低速飞机。最后端一台螺旋桨朝后的小巧发动机产生向前推力,驱动总重1.1吨的飞机飞行,最大航程4000千米,持续时间长达20小时。

“翼龙”尾部的一个“V”形垂尾十分醒目,上面没有舵面,却可以维系飞机的航向平衡:因无人机飞行可以不受

田畴划了道亮线,波涛不超过它,在规定里跑着。大片的绿色站在边上。响声也是笔直的,响声追着响声,节奏清澈了。

乡下的安静也跑起来,从夜晚跑到白天,从春天跑到夏天。白亮白亮的,一会就到了村边。波光里,屋影小小地动着,像要对准某个机会。

竹篮放到水中,拖把在石头上捶了又捶,衣物放到了石板上。女人的笑声荡漾开来,炊烟在水里洗散了浓浓的乡味。

渠水随着村子转了一个弯,浪花灿亮,一棵乌桕树落到了后头。

## 渠水

阮文生

## 看车人的花事

王鸣光

今年春节前夕,也是在安福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我观看了阿加莎的法庭大戏《原告证人》。著名演员宋忆宁扮演伦敦的

妻子,著名演员吕凉扮演伦敦的辩护律师,还有庭吏、书记员、狱警、速记员、律师助手、出庭律师等,近四十位演员出现在舞台上。可是,那晚的舞台,英式法庭上陪审团的12位演员,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台词,只是随剧情做出反应和思考,如同卓别林时代的默片演员。其实,这些没有台词的特殊演员,是从众多“阿婆迷”中披荆斩棘入选剧组的。扫一下满场“阿婆迷”们的目光,羡慕嫉妒恨,全有了。“作为‘阿婆’的忠实粉丝,能够成为‘阿婆’剧组的一分子,能够站在‘阿婆’剧的舞台上,是一生难忘的经历,过瘾,太过瘾了。”“阿婆迷”们如醉如痴地说道。

有时,凝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有一抹淡淡的忧伤,因为风景比凝视风景的要长一万年。假如,假如阿加莎在,“阿婆迷”也在,孤烟不再孤寂,落日再次升起,那才真好。

我敬重孙道临先生:他艺术成就斐然,品格高尚,仪表风度非凡。一次工作接触,又让我目睹了他谦谦君子的涵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上海电台文艺部文科任编辑。有一次,我请孙道临先生演播文学作品。按惯例,我将需演播的文学作品复印件寄到他府上,三天后电话联系孙道临先生,询问什么时候方便来台录音,得到回答后再到本台录音科登记预约录音时间,由录音科安排录音房。

到了录音那一天,傍晚我在电台食堂吃过晚饭,然后去车队准备随车去接孙道临先生。没想到,登记预约的是专接嘉宾的小轿车,但“等”在那里的却是一辆作为工具车的面包车。我想,“不看僧面看佛面”,怎么用一辆工具车去接孙道临先生呢?这算什么名堂!但仅此一车,无奈,只得硬着头皮上车。

到了孙道临先生家。先生下楼来,我打开车门,他毫不犹豫跨步上了车。途中,我对他解释:“预约的是小轿车,却只派给这部工具车……”孙道临先生什么也没说,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似的。

到了电台二楼,我走到录音室一看,真是“吃素碰到‘月大’”:我预约的录音房竟“鹊巢鸠占”,竟有不识相者抢先在那里录音了。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我压住火气,再次对孙道临先生解释:“录音房是我登记预约的,可被其他人捷足先登了。”孙道临先生是听清我这句话的,但他又像没有听到似的,没有任何反应。

等待,一直等到那抢先者录音完了,旁若无人地走出来。他不跟我打招呼,甚至对谦让他的孙道临先生也熟视无睹。面对这样的人,孙道临先生仍面无愠色。

什么叫做“涵养”?孙道临先生以他的行动告诉了我。

大笑其酷肖,纷纷伸出了大拇指。我同伴中有一个小姑娘,她挑中了另一位老年漫画家。这位画家胖胖的,一头后梳的长鬃发,活像贝多芬。画家看出了中国小姑娘的意思,向前面排队的人叽里咕噜了

画家连说两声“OK!”中国小姑娘起身说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画家笑了,笑得很开心。

画师收了15欧元。按人民币比价,此幅漫画似不算便宜,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这个价钱只够买三块巧克力。可这儿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等画坛巨匠生活过的地方。花这么一点小钱,请当地画师画张漫画,带回家留作纪念,实在是值!

提起“哈迷”,大凡地球人都知道,就是哈利·波特迷。罗琳(J.K. Rowling),这个现代版本的灰姑娘,这个极富想象力的魔法天才,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为舞台,长袖善舞,四两拨千斤,让哈利·波特这个人物,像一柄吸尽万年灵山仙气的开光魔杖,惊诧文学影视江湖,倾倒数位读者观众,更在世界范围内,集合起一支左右逢源、上下通吃的“哈迷”队伍,皇亲国戚、文人墨客,8090、芸芸百姓。其中,赫然站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呢。

如果切换至“阿婆迷”,恐怕上海人中十有九个不晓得。相比声势浩大的“哈迷”,“阿婆迷”显然有些势单力薄,边缘小众。而且慢,只要是70后往上,一定记得“阿婆”的《东方列车谋杀案》,一定不会忘记《尼罗河上的惨案》中那个肚大腰圆的比利时名探波罗,密室推理,抽丝剥茧,结尾方知真凶是谁。这几部小说和电影,曾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读者观众的《哈利·波特》,甚至,比哈利·波特还要哈。时间之光转到本世纪,“阿婆”的《捕鼠器》在上海连演八年,每次上演都是一票难求,每次上演都是沪上话剧界的一次盛会,甚至培养了“捕鼠器戏剧工作室”这样的民间团体。

“阿婆”,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这位《哈利·波特》作者罗琳的英伦同胞,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一生出版了60多本小说,19部剧作,销售量与《圣经》、莎士比亚作品同在全球第一阵营。一个多世纪来,阿加莎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粉丝。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就是阿加莎的超级书迷,她甚至写了一本《华丽家族》,来逐一阐述阿加莎小说里的人物。

我们家里也有一位平日不显山不露水的

涵养

